

通志堂經解

易傳序

易不可以易言也蓋自漢魏以來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過也夫人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議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德騁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爲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吠聲覘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無易之過此豈童心淺智者之所能爲也故聖

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爾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
易如此也而客有註易與本草孰先之問爲陶隱居
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草誤
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斯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
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之輕議是經者始紛紛矣夫
豈知本草誤誤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
存性亡爲鬼蜮爲禽獸將無所不至其禍不亦慘於
殺人矣乎隱居之言曰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
不知註易誤人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若之
何而可以無易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
聞之綱一舉而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

也孰從而然歟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其長短小大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言易者孰不曰捨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捨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夫子亦必曰是數與象易所不廢也然所以爲是數與象者或不知其說焉則自一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子亦末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於易也徒知立乎其顛而已矣立其顛則凡紛紛乎吾下者莫吾廋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務其所以然之說也而可乎夫苟捨

是而役役於不可勝計之地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
然則捨數與象不可以爲易而其過也乃數與象也
則金石草木所以爲本草也而其殺人也乃金石草
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誤誤人命而不知易誤誤人心
吁亦異哉余不敏一經之教奉以周旋有日矣然學
愈久而心愈雜故雖疲神剔思於此非不勤且至也
而未嘗敢下輕議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之年亦
行甫及矣進無用於時退無補於身不於此時也而
有所勉焉豈其志歟若夫所謂大過亦不敢自謂果
可無也願就有道而正焉王宗傳謹述

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童溪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勅易在天三爻吞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余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知其出處最詳公性能酒飲已輒論易嘗曰吾遠祖文中不善辨爲負苓者詘使與我遇當瞪目張膽滅其苓而飢之曰爾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易不倦而於二繫爲詳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旣第之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十之卷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歟公姓王諱宗傳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駟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曰

新將以童溪易傳膏馥天下後世叔大夫父當序是以序儒林郎知衢州開化縣主管勸農公事林煇炳叔序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一

迪功郎前韶州學教授王宗傳景孟撰

發題易果何物邪聞諸夫子曰生生之謂易又曰

易无體又曰其爲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
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
之謂易之道也蓋嘗即是數語而兼味之夫天下
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无所閒斷在天地則
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
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
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
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

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无
危不平无易不傾之說而曰此物理之固然者而
莫之廢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无咎矣然則易
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程河南曰乾坤古无二字作易特立此二字以明
難明之道竊原易之始作也則亦本諸一奇一耦
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有屈
必有伸有消必有長蓋亦未有无對待而能不窮
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得其說據依之以

爲易故一奇一耦立而陰陽興而陰陽興而動靜剛柔屈伸消長之理在是矣然一奇未足以爲天下之至健而必三焉一耦未足以爲天下之至順而亦三焉而後乾坤之材備乾坤之材備則凡出乎其中者自此而不窮矣是故乾坤相索而六子以生八卦相重而萬物之變已盡易始乾坤父母萬物之義也夫乾坤健順之理散在萬物亦不特爲天地而已也而語天下之物所謂至健至順者則天地是也天惟至健故其行不息地惟至順故其德配天此聖人之於乾坤必推本天地而言焉元亨利貞至健之目也夫萬物以陽熙以陰凝元與

亨其德陽也利與貞其德陰也絪縕以始之草昧而已此元也至亨以極其高大則草斯文昧斯明陽德之成也肅殺以終之摯斂而已此利也至貞以正其性命則摯斯息斂斯藏陰德之成也元而亨出之序也亨而利利而貞入之序也出而入入而出循環不窮迭爲四序此乾所以爲天下之至健也朱子發曰乾具此四德故爲諸卦之首程明道曰一德不具不足謂之乾欲知聖人一言足以盡夫乾曰元亨利貞是矣

初九潛龍勿用

八卦始作三材之道具於三畫兼三材而兩之又

六畫而成卦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乾所以有
在天在田在人之別五稱在天則知上爲天之表
故曰貴而无位三稱君子則知四爲人之表故曰
中不在人田地之表也而二稱之則知初之潛又
爲地之下矣自初至上奇耦相間其位也所謂分
陰分陽是矣九與六或剛或柔其爻也所謂迭用
剛柔是矣九與六何以明爻經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夫乾爻六一爻之策
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乾用九坤爻六一爻之
策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坤用六此大衍之法

所以定陰陽之數也然則乾用九坤用六是亦不得不用九用六也而諸儒紛紛之說皆過也九陽之純初位之下也純陽天德也在下位不可以有爲也初九之在乾也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故有潛龍之象程河南曰理无形也必假象以明義龍之爲物其奮也其蟄也隨乎時而已矣又天類也其神不測而其功足以利澤萬物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長其在人則聖人之進退也時乎潛也則當蓄用以待用夫苟強聒以求用非知時者也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爲君之正位二陰位也而居下卦之中故爲臣之正位聖人之於天道乾之六爻皆聖人也而二以天德居之聖人之爲人臣者也田地之表也耕稼之區也斯人所資以生殖也施澤不至則斯人失所資矣見龍在田則陽氣播於地上以長育萬物聖人見於有道之世以施澤萬民也二與五俱稱大人者以同德處相應之地程河南曰臣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是也乃若他爻則德非不同也位不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九三處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間乎二乾之間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之道也故曰君子終日乾乾然其所以乾乾者何事也惕然以危厲自警云爾故又曰夕惕若夕亦終日也凡人之情未有不謹於朝而弛於夕君子不以隱顯二其心其視屋漏暗室无以異於十目十手之嚴也況日之夕而輒改其度乎夫惟居常以危厲自警則雖處危地而无危矣故曰无咎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過也唯乾

乾以自警則其過可无也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九三有焉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則曰終日坤之三則曰有終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陽之性也淵陰之所也九四以陽居陰陽動而陰靜動靜之无常也故稱或或者疑辭也九四何疑乎亦曰重剛而不中云爾夫三以重剛不中而惕乃能无咎則四以重剛而不中而或亦獲免咎固其所也然雖躍矣躍而不脫於淵則吾之位分固未嘗或離也此文言謂其不為邪不離羣而又謂其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聖人之得志莫盛於斯也故
曰飛龍在天夫龍之潛於初見於二雖屈伸之不
同然皆非其所也必也在乎天而後稱焉蘇東坡
曰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則九五聖
人之位可知矣當是時也臣之於君君之於臣民
之於上各相利見此二五所以獨稱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諸卦皆然況純剛之乾
乎三與四重剛而不中故惕與或乃能无咎上九
六陽已極一陰將生又非特不中而已也故曰亢